

鸟儿从哪来

——上海的四季之春

赵丽宏

一个住在市区的朋友欣喜地告诉我,他家的阳台上,飞来了燕子。两只燕子天天在他家的阳台上飞进飞出,从窗外的树林里衔来了泥和草,在阳台顶部的墙壁上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窝。朋友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燕子,唯恐惊扰了它们。在春天的暖风中,人和燕子相安无事,燕子在朋友的眼皮底下,过起了它们的小日子。燕子在小巢里生蛋,孵出了小燕子。燕子父母早出晚归,为儿女觅食,小燕子在阳台上的一天一天长大,最后跟着它们的父母飞出小巢,消失在城市的天空中。

朋友的欣喜,也感染了我。燕子在市中心的阳台上筑巢生活,以前难以想象。上海这座城市,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,是冷冰冰的水泥森林,是人声嘈杂、机器喧嚣的地方,天空中有飘扬的烟尘,除了麻雀,难得看见飞鸟的翅膀。现在,情景已经大不相同。当冬天告退,春天的绿意在大地和树枝上闪过时,鸟儿们从四面八方飞来了。麻雀们依然在一切它们可以飞抵的地方嬉闹,但它们已经不再会感觉孤单。在这座城市里,可以看到无数种飞鸟的行迹,可以听到它们音调不同的鸣唱。

我书房的窗外有两棵樟树,那里就是鸟儿们春天的舞台。在闪烁的绿荫中,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飞鸟。白头翁、斑鸠、乌鸦、喜鹊、鹈鹕,还有很多我无法叫出名字的美丽的小鸟,它们的彩色羽翼,犹如开在绿荫中的花朵。它们有时匆匆飞过,在枝头停一下,又匆匆飞走,有时成双成对地飞来,躲在摇曳的枝叶间缠绵。它们的鸣唱,在春风里飘漾,是天地间美妙的音乐。我常常感到奇怪,这些自由的飞鸟,曾是城市的稀客,现在,它们是从哪里飞来?

我看着鸟儿们从我窗前的树荫中飞起来,看它们振动翅膀,优雅地飞向远方。远方,千姿百态的高楼参差林立,确实像是水泥的森林。这样的森林,当然不是鸟儿们的归宿,但它们竟然在这座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栖息之地。



老典上镇吃茶回家,奶奶接着他手里的篮子问:“带肉回来啦?”就手掀开盖布。没想到一只活物跳出来,把奶奶吓了一跳。再一看,是只咖啡色的小狗。

老典笑说:“是一团肉吧,漂不漂亮?”奶奶说:“漂亮。几个钱?”老典说:“吃茶人送的,说是草狗,不要钱。”奶奶想抱起狗看看,却不料小东西蹿出门,在桑树干上蹭起身子来,一边蹭一边看两个老人,眼睛亮亮的。奶奶说:“它喜欢桑树,就叫桑桑吧。”

老两口生活不宽裕,就靠老典扳罾捕鱼。桑桑吃得也苦,几礼拜不见肉是常事。逢邻居家吃肉,奶奶就去要骨头,只要有一两根小骨头带回来,桑桑就开心得乱跳,歪着头用力啃,口水滴一地。

后来老典就试着给桑桑吃鱼。他认为狗不吃荤腥不行,没力气。他第一次把一条小鱼扔在桑桑面前,桑桑吓得倒退了两步。等鱼不动了,它才上前用爪子碰一下,没想到,小鱼蹦跶两下,又把它吓退了一步。直到小鱼真不动了,它才吭哧吭哧把它吃下去。老典见桑桑吃下小鱼,松了口气。扳罾的别的没有,鱼却有的是;鱼营养也很好,比肉差不到哪里去。不过,吃了生鱼后,老典觉得桑桑身上腥得很,狗屎也臭得异样。

奶奶就想了个法子,把鱼烧熟了给桑桑吃。桑桑吃得有滋有味。可没想到,鱼一熟,骨刺就硬了,有一天鱼刺卡了桑桑喉咙,小东西叫啊,团团转啊,用爪子抓嘴啊……老典就数落奶奶,奶奶也急得团团转。两人为了这事,一整天只白眼,不说话;只有桑桑呜呜叫着,把奶奶叫得眼泪汪汪。

奶奶后来就学乖了,鱼烧熟后用刀斩碎,拌成鱼糜给桑桑吃,桑桑再也没卡过刺。它吃鱼长得很快,比吃肉的狗还长得快,身板就像一条长凳。它是四乡八村惟一吃鱼长大的狗。它成了老典的帮手。老典扳罾出水要是有鱼,它就会叫起来,



春到陆家嘴 潘丽芳 摄

十月的最后两天,在大家都在万圣节“轰趴”的时候,青年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用两晚在上海音乐厅为爱乐者们奉上了《完全贝多芬》的音乐大餐。

贝多芬的五首大提琴奏鸣曲被称为大提琴的新约《圣经》,也被称为大提琴演奏家的试金石。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,秦立巍对贝多芬的读后感也十分耐人寻味。你能听到乐曲里有许多精心的设计,他演奏的贝多芬是彬彬有礼的,多了几分优雅,少了几分狂躁。即使是贝多芬的暴风骤雨,他也处理得不匆忙不急促。扎实的音色把每个音符都表现得充分,交代得具体清晰,使听者真实地感受到乌云密布是由一个小的动机不断发展、聚拢、逐渐庞大,最后汇聚成一片汪洋大海。整套贝多

芬奏鸣曲处理得严谨考究,乐句像是查过字典后研磨出来的,有着很完整的逻辑。细节上与许多经典版本略有不同,有演奏家个性的印记和独特的见解,但也句句在理,有凭有据。在这个标榜自我、彰显个性的时代,这样的演奏家实在难得,没有一点借题发挥,不会因为急切表达自己而滥用一寸弓段,没有丝毫过分夸张的痕迹,表现出他对音乐的诚恳,以及对贝多芬这位乐圣的尊重和敬仰。

一位好的演奏家是丰富的,也是多变的,秦立巍正是如此。返场的拉赫玛尼诺夫《大提琴奏鸣曲》第三乐章,充满着拉式的悲伤,回忆中有沉思也有甜蜜。浓郁的音色从弓与弦之间发出,低音有力温暖,充满着整个音乐厅,使人热泪盈眶。不得不说他还是位有着卓越技巧的演奏家,除了演奏贝多芬时精湛的技术,另一首返场曲皮亚佐拉的探戈也是华丽又出彩,双音平衡丝滑。整首乐曲像是恋爱中的男女,有充满计谋的躲藏,有疯狂挣扎的追逐,有时甚至是博弈,不禁让人惊呼过瘾。

演奏钢琴的阿尔伯特也是功力十足,与秦立巍配合得非常默契。他像一位善于察言观色的倾听者,敏感地洞察着大提琴的走向,体贴地跟随与呵护,为合理地诠释每一次对话而调节着情绪,控制着气息。阿尔伯特的指尖细致入微,与大提琴无论是风格还是呼吸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。



两天的《完全贝多芬》,演奏者十分投入,在个别乐句的处理上更是别具匠心,吸引着你的耳朵

广场舞,是现在的热门话题。回想起来,我曾带领着学生,“敢为天下先”,在虹口公园跳过一场需要“勇气”才敢跳的集体舞。

那是“文革”刚结束不久,我被任命为团委书记。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,极“左”的思潮在一些人中未肃清,开展共青团的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我下决心迎难而上,给同学们带来有意义的第二课堂。

上任不久,我参加了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层团组织工作会议。回来后,如何向广大团员传达会议精神,按传统的做法,是照本宣读下发的文件、领导讲话。但我没有这样做,而是以演讲的形式,一开始就讲第一次乘坐波音707飞机的感受,台下同学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。为了讲好波音707,我事先查看了许多资料。在传达了团中央会议主要精神后,又讲了参观故宫时的所见所闻,讲者激情,听者入迷。

一次,我请学生最崇拜的老师之一化学教研组长茹高霖老师上团课。茹老师以“苦恼人的笑”为题,讲述了高中阶段学习中的酸甜苦辣,他用历届同学中的事例,结合自己的亲身介绍如何享受学习,

从安徽潜山传来讯息,为张恨水建立的铜像及纪念馆于十月十二日揭幕,这是文坛的喜事。

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章回小说创作达百部的小说大家张恨水,被世人誉为第一写手,他的代表作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姻缘》《八十一梦》风靡半个世纪。鲁迅的母亲就是爱读张恨水小说的读者,鲁迅经常从上海买书寄去北京给老母阅读。至于撮成电影、弹唱的制作,更是驰名于世。

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。抗日战争年代,他由南京、上海避难流离转徙于西南,到重庆后仍发奋创作,为抗日战争宣传服务。当他在战乱岁月中度过五十生辰时,著名老作家老舍与他相聚于重庆,友谊情笃,特以张恨水所著的书名集诗为他贺寿,集诗写道——

上下古今牛马走 文章啼笑结姻缘 世家金粉春明史 热血之花三十年 通过集诗表彰张恨水的爱国情操及为人气节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张恨水写的小说《水浒新传》《八十一梦》以曲笔写成寄到上海报刊连载,以鼓励沦陷区的同胞奋起抗日。他是从《宋史》《宣和遗事》等史料,描写梁山泊好汉参与勤王抗金故事的,影射当年江南沦陷的情况。他的曲笔小说曾引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兴趣,阅读后还感一首七律的诗,诗是这样用史笔写的——

谁谓宣和海上盟 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 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公同有罪 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 莫遣遗民说汴京 抗日战争历时八年,终于打败日本

军国主义残酷的侵略,抗战取得了胜利。张恨水欢欣感涕,有似杜甫的诗所形容: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、“青春作伴好还乡”。他急于回潜山家乡看望战后的家园和亲友,特别是要拜见睽违八年的老母。一九四六年,张恨水回到了潜山,受到一群亲族簇拥。他在喜涕交集中看到了母亲,顾不得地上尘土肮脏,远远地就向老母跪了下来……八年战祸,国土沦陷,民族危亡,如今幸获胜利,战后

与老母重逢,她老人家已白发苍苍,幸而劫健在,张恨水跪在老母跟前,哭诉未能报答亲恩,不忘亲恩的感情激动,令亲友们也掩泪相劝。张恨水于跪母之后,以至性其情即景题了两首拜母的诗——

八载回来喜欲狂 夕阳楼下整归装 恁桐遥具慈亲在 拜倒风沙大道旁 步履一楼一笑迎 座前再拜诉离情 八年辛苦吾何恨 又听慈亲唤小名 张恨水这一幕拜母的温馨,令他稍解乱离的困顿、忧伤,也消除了恩亲之苦。

对张恨水在中国文学史所作出的贡献,他虽然辞世已多年,政府和潜山的乡亲们不会忘记他的生平业绩,已在潜山为张恨水魂归故土,建立了纪念馆,竖立了铜像,建造了墓园。

我在重庆大公报工作时,与张恨水结识,并景慕他的文学成就,拜读过他的代表作品。年前应“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”之约,曾题诗一律以寄,以表崇念之情——

春明外史铸鸿篇 啼笑姻缘入管弦 巨笔如椽描世态 弯弓奋勇对敌奸 己酬报国平生志 赢得文林一代贤 最是潜山风物美 仁看新秀着先鞭



文林漫步

公和母,是雄性和雌性的另一种通俗的说法,比如公牛,母牛,公羊,母羊,妻子称丈夫为老公,丈夫称妻子为老婆,也许在古代,国家和部族都是由男人掌控的,所以国家或集体被称为“公家”,普天下的百姓被称为公众,历代仁人志士都为天下百姓谋福,孙中山先生著名题字“天下为公”,就体现了革命家的博大胸怀!当今社会,公家的事务称为“公务”,办公务的人就被称为“公务员”了……按理说公务员就应该克己奉公,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,可是,吃着公家饭,拿着官家钱却损公肥私的人还是不少,看到媒体报道贪官污吏的很多案例,不知为什么,我经常会想到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太监,明明是被阉割了男人的“那话儿”,却要人尊称他“公公”——滑稽吧!



如何掌握好的学习方法,并将人生的哲理娓娓道来。他那幽默风趣的话语,不时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。团课一结束,一群同学围着茹老师说:这样的团课,太精彩了!

敢为人先,善于创新。我们组织的每项活动,都在为同学的成长成才,或“铺路搭桥”、或“雪中送炭”,或“锦上添花”。我组织高三团员举行了一次钢笔字比赛,让每个

在虹口公园跳集体舞

陈德良

同学抄写我下发的一篇短文。开始不少同学认为又是老一套,是浪费时间。但当大家拿到题为“落笔之前”的文章时,竟发现是一篇指导如何写好高考作文的经验文章。文中的“审题”、“谋篇”、“选材”、“收尾”等内容,对高三同学来说,真是“及时雨”。

最让大家难忘的,是我校全体共青团员到虹口公园跳集体舞的活动。为这次活动,我先召开了团委会议,讨论了活动方案,然后在校内进行排练。那天是星期天,虹口公园里游客很多。我们120多位

团员在团旗的指引下,在大草坪上围成一个大圆圈,在“蓬嚓嚓”的乐曲声中,团员轮流进入中心场地尽情欢跳。很快,引来了大批游客的围观,里三层、外三层。好奇、惊奇、赞叹、担忧的表情在不同人的脸上呈现。我不时听到人们的议论,有肯定的,“好样的,敢于冲破禁区!”有担心的,“这是哪个学校的,胆子这么大!”“这个学校带队的老师要倒霉了,回去准挨批判。”我知道,在那个年代,在公开热闹的场合,大规模地组织青年学生跳舞,是要冒风险的。“文革”中,跳舞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产物,舞曲是靡靡之音,谁跳,谁就挨批。但同学的热情让我无所畏惧,在学生“陈老师,跳一个”的呼喊声中,我加入到了舞列中。

舞毕,我准备着第二天学校对我的处分。出乎我的意料,石汉鼎校长对我组织的这次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,鼓励我胆子要更大些,要开创学校德育工作的新局面。我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放下了。

从国防体育走上核试验研究,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